

世界城市规划经典译丛

明日之城

1880 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思想史

第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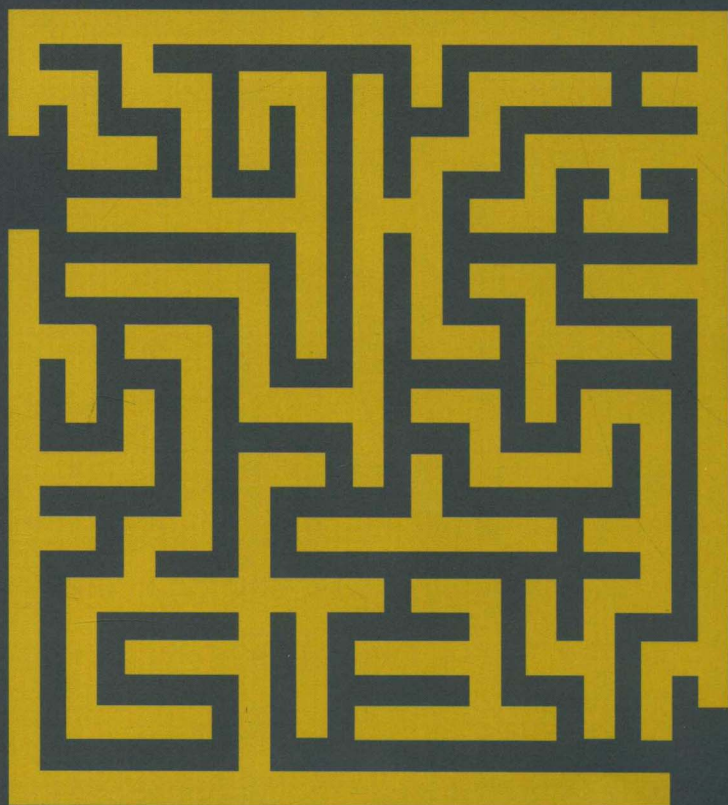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ince 1880

(英) 彼得·霍尔 著

Peter HALL

童明 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世界城市规划经典译丛

明日之城

1880 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第四版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ince 1880

(英)彼得·霍尔 著

Peter HALL

童明 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日之城:1880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英)彼得·霍尔(Peter Hall)著;童明译. —上海:同济大学
大学出版社,2017.7

(世界城市规划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ince 1880

ISBN 978-7-5608-7122-6

I. ①明… II. ①彼… ②童… III. ①城市规划—城
市史—世界—近现代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383 号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ince 1880,
Fourth Edition. Peter Hall.

© 2014 Peter Hall. Published 2014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John Wiley & Sons Limited.

明日之城:1880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

彼得·霍尔 著 童明 译

责任编辑 朱笑黎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张微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新翰博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安兴汇东纸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960mm 1/16

印 张 37.75

印 数 1—3 100

字 数 755 000

版 次 2017年10月第4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7122-6

定 价 120.00 元

献给伯克利

《明日之城》以往版本的评论

这是一部贯穿整个世纪的、有关城市规划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的历史……所有内容都包含在这样一本极具观赏性的力作之中，它建构了一整个系列的精妙联系。

——《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这是一本必须要读的书。

——《美国规划协会学刊》(*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Journal*)

彼得·霍尔以其关于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的批判性文章而享誉世界，这本新版的《明日之城》也不例外。彼得·霍尔以极大的热忱和天赋来进行写作，他用城市规划的历史将读者带上了一次愉快的旅程！

——《地理学刊》(*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这部关于现代城市规划的经典历史著作已经更新到第三版。《明日之城》是有关 20 世纪城市发展的一本极为精彩的导读，同时也是如何看待 21 世纪发展的一个良好平台。

——《城市用地》(*Urban Land*)

来自译者的阅读说明书

请注意本书的副标题：1880 年以来城市规划与设计思想史。

为什么会是 1880 年？在《明日之城》第 2 章的一开头，作者彼得·霍尔提到了一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他于 1880 年出版了一本以《梦魇之城》为名的打油诗集，尽管其中的诗句并不华彩，但却准确地捕捉到了当时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的现实情形，或许还有巴黎、纽约、柏林。无论是夜晚还是白天，它们中的贫民窟不仅浊秽鄙陋，而且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这就是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起源：为了弄清楚其中的原因，需要进行大量缜密的调研和分析，并且依此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

虽然说将 1880 年作为一个起点多少有些偶然，但需要更加注意的是，这是一部思想史，而不是一部单纯的城市发展史，或者规划技术史。这是关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如何应对错综繁杂、层出不穷城市问题的一段思想历程。就如在本书扉页所附的《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评语所言，“这是一部贯穿整个世纪的、有关城市规划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的历史……所有内容都包含在这样一本极具观赏性的力作之中，它建构了一整个系列的精妙联系。”

有关人类思想轨迹的叙述永远是艰难的，因为智慧的结晶不可能无中生有，思想总是源自某处，并接受他人思想的影响。它们从不遵循任何一种事先安排好的顺序，而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分叉或者交融、蛰伏或者复苏，于是很难采取某种清晰的逻辑方式来进行描述。因此，有关城市规划与设计的理论研究始终是一件令人深感繁复而难成体系的工作，这是因为它的复合性与庞杂性。关于城市的话题不可能从某种单一角度来得以穷尽，城市发展的因果关系更不可能于某一瞬间彻底道明。对于城市规划，我们确实无法达成一种共识，甚至很难为它厘清一个清晰轮廓，或者编撰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秩序。

于是这也就促成了《明日之城》一书的内容结构：为了尽可能清晰而客观地展现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演进及其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平行并分头叙述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每一个主题，并针对其中的思想内容进行追根溯源。在有时长达 60 年或 70 年反反复复的回溯性阐述中，事务的原委以及思想的脉络才能得以呈现。这也意

味着,《明日之城》总共 13 个章节的阅读顺序并不重要,尽管它们确实也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进行组织的。

《明日之城》的叙述结构其实也就反映了作者本人对于城市的观点:城市并不是一个物体或者一群物体,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或者一类问题。尤其是现代城市,它起源于现代工业所带来的快速城市扩张而衍生的各种问题,进而打破了数千年来人类社会与空间组织方式的诸多基本特征。20 世纪的人类社会在现代城市中经历了最大量、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需要解决这些城市问题而引发的。

在实践中,城市的规划与设计总是与城市问题很微妙地交织在一起,与城市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事态交织在一起,并且反过来也会与当前所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各种关系之间既不存在起点,也不存在终点,也不存在边界,以至于任何一种切入方式都可能只是片面的、凌乱的。

接着不难理解的就是,针对城市问题进行思考的那些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先驱者们大多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思想中的混沌与晦涩。从埃本尼泽·霍华德到雷蒙德·欧文、巴里·帕克;从帕特里克·格迪斯到刘易斯·芒福德,从克莱伦斯·斯坦因到本顿·麦凯耶、斯图亚特·切斯;从丹尼尔·伯纳姆到爱德华·勒琴斯;从勒·柯布西耶到弗兰克·劳·赖特,从约翰·特纳到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从约翰·弗里德曼到曼努尔·卡斯泰斯、大卫·哈维;从安德烈·杜安尼到伊丽莎白·普拉特-齐贝克、彼得·卡尔索普,本书所提及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者们大多表述奇特,令人费解。他们的思考可能旁征博引,并且反馈源头,以致盘根错节、难以厘清。孕育这些思考以及这些思考所处的文化与社会环境有些早已消逝,并且很难进行重构。然而他们忠实的信徒都迫不及待地力图传承这些思路,却又可能导致与原旨相异的教条。

但是如果认真进行回溯,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 19 世纪的城市病魔。现代城市规划作为一场学术与专业运动,首先表现为针对 19 世纪梦魇之城的一种反应。1884 年的“工人阶级住房”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1885 年的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以及查尔斯·布斯在同时期所做的大量艰辛的调研工作,起初是关于贫穷阶层住房问题的讨论,接着是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探究,从而开启了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如果不身处其境,许多重要的思想和概念就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于是相应地将 1880 年的“梦魇之城”作为本书的写作起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梳理,彼得·霍尔认为在整个 20 世纪如此之多的城市规划思想中,真正重要、可称之为源泉的只占据少数,其中的每一种思想都可以关联到某一个重要人物,或者至多不超过几个重要人物,并且都是在以伦敦和纽约为基地的众多小型而又关系紧密的学术圈或专业团体中构思并完善的。

这些可以被称为现代城市规划之父的先驱者们,毫无疑问都具备极高的智慧天赋,拥有无穷的想象才华,常常表现出不惊人死不休的创造能力。与纯粹的学术

世界不同,真实历史所呈现出的往往并不是一种不断优化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人们在面对现实时在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这些思想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并且相互衔接,有时相互支撑,有时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例如在“田园之城”中,埃本尼泽·霍华德受到在美国短暂经历的启发而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构想,但这一具有社会经济理念的方案经由雷蒙德·欧文、巴里·帕克演变为一种专为中产阶级而设立的郊区住区模式,而当流传到北美时,又被演化为区域规划的雏形。就如彼得·霍尔所言:“……霍华德的思想跨越了海峡并影响了欧洲大陆,但是它们在那里几乎立刻就被误解了。霍华德思想最早的一篇译文是由乔治·贝努瓦-列维翻译的《田园城市》,它试图在田园城市与田园郊区之间进行一种本质性的混淆,法国的规划师们后来对此再也搞不清楚了,或者也许他们认为纯粹的霍华德信条对于具有不可救药的城市性的法国人是不起作用的。”

在本书中,有关其他类似的城市思想之间的对立与碰撞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勒·柯布西耶通过高层塔楼的形式(即以更高的城市密度)去化解传统高密度城市中所存在的生态问题;弗兰克·劳·赖特以小汽车交通为基础所提出的在美国广阔疆土上建构广亩城市的设想;罗伯特·摩西试图通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推动城市郊区化发展以疏解城市拥挤问题;简·雅各布斯所主导的与之相抗争的社区民主运动……尽管这些方案的目标或意图都指向城市中心区的拥挤与环境问题,但在基本理念与操作方式之间却都存在着剧烈的对立,甚至是以针对另外一种思想的严厉批判而谋求成立的。

由于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显然需要建立在针对以往历史经验的理解之上,于是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也相应体现出历史与理论这项工作的珍贵价值。缺少对于城市规划自身演化历程的了解,我们不可能向着明天继续前行;缺少对于专业思想、技术方法在基本原理层面上的把握,我们只会陷于生搬硬套,不切实际;缺少针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敏锐洞察,我们就不可能合理而灵活地应对现实所提出的各类问题。

二

作为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学家,英国学者彼得·霍尔一生最重要的鸿篇巨制就是他所撰写的《明日之城》。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不仅通过各种角度阐述了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前因后果,而且为我们尽力还原了众多城市规划方法所依托的社会政治环境,揭示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原本面目,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及其思想渊源。

为了尽可能系统性地为 20 世纪现代城市规划历程描绘一个清晰的全貌,彼得·霍尔在本书中力图采用多重话题来梳理、整合城市规划思想的种种线索,回顾 20 世纪以来整个现代规划运动的发展情况,呈现出跌宕起伏的历史,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日之城》无疑是当今关于 20 世纪以来现代城市规划历程最全面、最深刻的理论文献,也是关于与规划实践相关的社会经济背景最详实、最贴切的纪实描述。

同时,为了体现学术的严谨性和史料的原真性,彼得·霍尔在行文中也结合了大量的原始素材,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也就是试图让那些历史人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讲述。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这样一部原本晦涩而枯燥的理论著作,彼得·霍尔使用他特有的那种诙谐、生动的笔调,去捕捉生动、细致的情节,从而将读者带入一次愉快的知识旅途。

既要主脉清晰,又要生动有趣,然而彼得·霍尔的热忱与智慧并未止步于此。必须说明的是,《明日之城》是一部观点众多、内容严谨、思想深刻的著作,阅读《明日之城》这样一本厚书并不容易。尽管彼得·霍尔在第 1 章中专门提供了“穿越迷津的向导”,但大段的篇幅、海量的信息都会使得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湮没于难以割舍的细节之中。因此,为了从总体层面上进行把握,首先就需要明晰本书的思想立场。

对于城市,彼得·霍尔是一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在书中所言,“针对历史事件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观点几乎是必然采用的:历史之所以值得去描写、值得去阅读,就是在于去理解各种各样诱发因素与特定反应关联在一起的方式。”

彼得·霍尔之所以认为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因为有关城市的思考往往都源自比较主观而且武断的想象,就类似于得天启示的乌托邦。然而这些世俗版本的天国之城一旦被引入现实世界里,往往就会落入与它们缔造者起初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以完全不同于初衷的机制来加以实施。当它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移植时,所得出的结果往往是离奇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因此,如要正确评价这种现象,就得剥去那些已经埋没并混淆了原初思想的历史表层,“其结果就是遵照事情的原有面目来阐释规划现象,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将分析更加牢固地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以此来实现历史学家真正有意义的使命。”

同时不能忽略的就是本书的文脉关系。彼得·霍尔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大致写作、编撰了近 40 本学术著作,所涉题材极其广泛。其中既有专注于英国与欧美城市的《伦敦 2000 年》(*London 2000*, 1963)、《城市化英伦的极限》(*The Containment of Urban England*, 1973)、《欧洲城市体系的增长中心》(*Growth Centers in the European Urban System*, 1980),也有关注城市规划本体的《规划与城市发展》(*Planning and Urban Growth*, 1973)、《城市与区域规划》(*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1975)、《大型规划灾难》(*Great Planning Disasters*, 1980),也有关于技术发展的《轨道交通是否能够拯救城市?》(*Can Rail Save the City?*, 1985)、《硅谷地貌》(*Silicon Landscapes*, 1985)、《高科技美国》(*High-Tech America*, 1986)、《世界科技城市》(*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1994),还有关注社会议题的《人民——他们将走向哪里?》(*The People—Where Will They Go?*, 1996)、《社会城市》(*Sociable Cities*, 1998)。彼得·霍尔出版于 1966 年的《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ies*),经由六

种语言翻译后旋即产生了世界影响,而于1988年首次出版的《明日之城》,则是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本著作。

如果将整体内容串联起来,彼得·霍尔关于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解读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1. 技术观念:

在《明日之城》各个版本的前言中,彼得·霍尔提及最多的是他所采用的工作方式,先是采用较为原始的 WordStar 和 WordPerfect 作为打字工具,然后通过互联网完成大量繁复而琐碎的校订工作,最后是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宽带进行远程图书馆资料查阅和书稿校正。

这既是一种调侃,也是一种立场。因为科技发展不仅正在改善着工作条件,同时也在改造着工作中的思维方式。

由于城市是空间性的,针对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就不可能脱离物质性与现实性。如果没有精心的规划组织,“整个物质文明的复杂结构就会紊乱,食品供应将停止,必不可少的水和能源供应将会中断,传染病瞬即蔓延”。在其中,技术是驱动力,而每一次的重大技术变革,都将对城市的生活与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19世纪的英国城市而言,技术变革绝对是基础性的:工业革命重组了冶铁业和纺织业,引发大规模生产方式,进而触发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从而改变了社会结构和城市形态。源自美国的现代交通和企业组织模式,将数量相当可观的人口以及就业岗位疏散到在开阔乡村地区建起的全新的、自给自足的卫星新城中去,从而缓解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市拥挤,并避开城市中心直线飙升的土地价格。从另一角度而言,建造技术的发展以及设备性能的提升,为解决城市内部的拥挤与环境问题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人们有可能以更高密度的方式,应对传统城市因过于紧凑密集而带来的种种弊端。

然而,科技进步也带来了矛盾。每一次大规模的新技术扩张也给城市的生态平衡带来了威胁,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形成挑战。就如小汽车的发展与高速公路网的建立所带来的“公路之城”,它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迁移的能力,但也从更大的尺度上对自然面貌造成了影响;信息网络的发展提升了办公效率,增强了城市间的交互能力,但也造成了城市传统商业空间的大面积衰退,并导致城市就业门槛的极大提高,带来技术公平性的问题。

同时,技术进步也相应加深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当彼得·霍尔提及写作本书的工作同样也可以在火地岛上进行时,这也相应暗示着,我们将越来越难以预知当今时代的科技发展将会对城市空间提出什么样的未来挑战。数字技术和网络系统的快速普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城市生活,或许,这也将会彻底颠覆人类城市得以存在的大多数意义。

2. 政策思维:

尽管彼得·霍尔强调技术进步在城市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他并不主张采用技

术性的思维方式来规划城市,因为它所暗示的一种技术官僚(technocratie)的操作模式,将会导致一种总体性规划的错觉,从而忽视城市规划真正需要关注的对象:市民及其生活。

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书中,彼得·霍尔解释了他所谓的规划并不等同于平常所理解的技术性文本,以及用来反映某一规划方案的形象表述或者空间设计。他将“规划”界定为“为实现某些任务把各种行动纳入到某些有条理的流程中”。同时也需要说明“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一规划”。这意味着城市“规划”就如同当前的经济规划、住房规划或社会服务设施规划,它们已经越来越缺乏能力去事先安排所有一切,而只能尽量预警并缓解经济滞涨、产业转型所带来的大量失业、社会衰退等问题。

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困难在于所针对对象的复杂性与变革性,从而也导致多领域、多目标的自身特征。大多数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并不十分明确,力图实现的目标也不止一个。在维持经济增长、公平分配收入、维护社会稳定、保持交通顺畅、缓解心理压力、美化城市环境等方面,城市规划的各种目标有可能并不相互兼容,甚至彼此冲突。

城市规划所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拟定并权衡各项目标。决定是否兴建一条城市快速干道,既要考虑大规模交通对于地方性社区的冲击,又要兼顾其给环境带来的影响。这并不等同于交通工程师所提供的单纯的交通出行量的计算,而且事实上,汽车出行量的增长并不遵从城市规划的预期,也不接受交通管理的控制,它很可能来自城市规模的扩大,来自产业结构的变迁,也来自生活方式的转型。与理科的法则相比,涉及城市空间环境的因素基本上都是复杂的、流变的,并且深受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从而难以存在某种必然性的确定关系。

进言之,城市空间环境中的诸多变化因素,往往也是人为造成的。就如在“企业之城”中所描述的,涉及城市空间的举措往往并不由公共目标所决定,而受制于资本逐利的本质。城市规划专家之间的立场也可能不尽相同,其中也夹杂着部门利益和个人目标,从而导致上述问题从根本上难以获得明确的解决办法,而规划师最多只能在一个清楚而明确的框框内,尽量求得一种折中方案。因而我们也可以借用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说法:空间是政治性的,城市规划则是策略性的。

3. 社会情怀:

彼得·霍尔将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起源设置于维多利亚时期的贫民窟之中,设置于沦陷其中的数百万贫民的苦难之中,显示出一种高度责任感的社会情怀。尽管这样一种深受社会紧张和政治动乱困扰的城市情境距离我们今日已经非常遥远,但是彼得·霍尔在本书中一再强调,这一主题并未真正离去。

在彼得·霍尔梳理的线索中,现代城市规划是人类应对19世纪的社会转型所开展的第一波探索性试验。在力图创造一个全新的、规划的社会秩序的同时,市场也开始通过大规模建设的介入,以缓解城市贫民窟中的病魔,但是问题在于,很多这些

措施接着又相应导致了其他的问题,制造了其他更大的病魔。

在“塔楼之城”中,彼得·霍尔以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为模板,叙述了在昌迪加尔、巴西利亚、鹿特丹、伯明翰、伦敦等城市中,规划中的美好设想是如何在现实环境中逐渐遭到扭曲,甚至走向原始初衷的反面的。特别是通过对于美国圣路易斯的普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案例的详细描述,彼得·霍尔非常深刻地还原了事与愿违的现实悲剧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这也意味着,一个带有美好愿景的城市规划设计,与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贫困以及社会问题的过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不幸的是,这些思想在人类‘豚鼠’身上进行试验,给未来的规划师们上了一堂可怕的实验教学课。”

甚至直到今日,在一个互联网普及、全球经济繁荣的时代,这一问题仍然得以延续。在“褪色的盛世之城”中,彼得·霍尔描绘了在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信息城市中所存在的无信息隔都,从而呈现出一种同时并存的对立情境。

在快速现代化的大都市地区中,延绵不绝的中高档社区夹杂着时断时续的贫民区,“永远的底层阶级之城”仍然在不时地显露出来。在伦敦东北部的一个1970年获奖的城市更新项目中,发生了1985年英国最糟糕的社区骚乱事件;而就在2011年8月,此类骚乱事件又出人意料地再次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上演。

如此看来,城市规划对此鲜有答案。尽管城市规划在改善和重建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城市的物质性环境相比以往已经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仍然不能完全改善恶劣的社会环境。

彼得·霍尔借用威廉·J. 威尔逊的观点认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相比以往已经更加陷入一种极核化了的世界中,他们如果不能幸运地升入中产阶级,或者定期性地获得福利补助,那就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工作、也没有前途的世界中,生活在低收入者的隔都中。在美国大城市中,大量消失了的产业使得无数的低技能工人陷入长期失业的状态中,或者以零星的最低报酬的工作为生的状态中。而当这些发生时,道德准绳锈蚀了,留下了一个几乎无人工作的社区。

这一状况对于当前的城市规划的实践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为什么在经过如此大量的物质环境提升和社会改良运动之后,底层阶级仍然还会呈现出如此强大的坚韧性及不断持续的边缘化,并且招募新成员来替代离去者?

彼得·霍尔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详尽解读,提出在城市中恒久存在的社会公平性问题,而对于这样一种问题,那种单一性思维的城市规划基本上无能为力。尽管自19世纪后期以来,城市规划一直都在致力于缓解社会苦难、空间混乱和环境衰退,但在现实中真正能够发挥的案例却寥寥无几。就如那些试图通过疏解来解决内城衰退问题的计划,往往也只是将矛盾进行了转移,而没有触及社会问题的本质。它们要么陷于柯布西耶式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幻想之中,要么如同许多城市美化运动的执行者那样,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或极权主义独裁者们的忠实奴仆。

于是,在彼得·霍尔的解读中,美好社会的愿景并不单一指向丹尼尔·伯纳姆

(Daniel Burnham)的那种一经建立就不再毁灭的城市宏大场景,也不指向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那种巨型而完善的立体交通体系,也不指向勒·柯布西耶的那种综合了多种功能的现代摩天楼群,也不指向类似于南加州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区。

在技术、政策与社会之间的多方相互影响中,彼得·霍尔呈现了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的那种复杂的思维情境。因此需要更加注意的是,本书所谓的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并不是指向某种单一线索的完美思想史,而是贯穿整个现代城市规划历史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线索的矛盾对立史。

三

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但《明日之城》是彼得·霍尔写于1986年的划时代著作《城市与区域规划》的一份全面升级版本。

从内容方面看,《城市与区域规划》是彼得·霍尔早期执教于英国雷丁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时的教学内容,主要目的是介绍并分析英国于20世纪发展的城市与区域规划,讨论城市疏散与社会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从土地利用和交通运输方面实行的政策举措。尽管其中也涉及一些自1945年以来部分西欧国家的城市规划内容,但总体上仍然是一部以英国城市,特别是以伦敦为核心的研究成果。

《明日之城》虽然以伦敦作为开篇,并且以伦敦作为结尾,但本质上却是一部关于20世纪全球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记述。它不仅更为深刻地剖析了英美国家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的演进历程,而且也全面涵盖了欧洲大陆的经典城市案例,同时也广泛吸纳了亚洲、大洋洲以及南美洲重要的现代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实践,从而补充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内容,成为一本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学术专著。

《明日之城》的第四版(英文原版)出版于2014年,相较于以往的两个版本,新增的内容主要体现在:①针对以往版本的内容进行局部修订,大量补充自2002年第三版以来的十二年间所发表的新近研究成果;②强化了对于当前时代,尤其是自21世纪以来的全球城市规划与设计主要发展动态和趋势的描述,其中的重要议题就是信息化与全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经济机遇与挑战。

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区位与距离的含义,而这两者是以往城市在进行规划与设计时的重要依据,这也相应意味着,世界城市的原有格局有可能不复存在,甚至导致空间集聚在逻辑上的终结。

随着住房与工作地点的布局分散化,人们的出行方式已经越来越多依赖于私人交通,并衍生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而这一趋势正在给全球城市环境带来严峻挑战。于是,有关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议题成为第四版《明日之城》的主要新增内容,“褪色的盛世之城”则是新增内容最多的一个章节。

在“城市品质”一节中,彼得·霍尔大段增加了格拉斯哥、利物浦等这些老旧工业城市的艰难复兴之路,增加了新城市主义的重要观点,增加了巴塞罗那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启”工作,介绍了杰米·勒纳在库里蒂巴著名的公共交通中的杰出创举,

也介绍了德国城市弗莱堡的生态型发展。

另一方面,在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下,恢复城市生态、谋求城市复兴,创造一种新型、紧凑、高效的城市形态,成为 21 世纪以来大多数全球城市的基本旋律。城市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在寻求重构城市经济、升级过时产业、重建由于剧烈的经济转型而瓦解的工业地貌时,发现他们正在越来越频繁地与其他城市竞争着。

在《明日之城》中,彼得·霍尔对于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与方法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

之所以乐观,是因为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后,现代城市规划专业不仅完全建立,而且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多领域的庞大系统。与此相应,当今的大多数城市相较于以往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并取得了丰硕成就。之所以谨慎,是因为无论现代的规划技术还是管理体制,都未能完全有效地解决城市社会的基本问题。在不断努力将理想付诸实践之后,无论多么成功,无论多么失败,城市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比以往时代的要少。尽管大多数现代城市都已经变得更加不可度量地富饶,但也仍然会存在充斥着腐朽、贫穷、社会不稳、民生不安,甚至可能发生暴乱的地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事无成。通过现代城市的发展,人类社会在 20 世纪发生了两个重要变革:①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家庭已经成为广泛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彻底改变;②现代城市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和规模向贫困阶层提供援助,使他们过上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

但这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于本书对于刘易斯·芒福德的引用,他于 1982 年在自传中,提出了一个长期困扰历史学界的疑问:“当大城市的权力与财富达到顶峰时,法律与秩序则会崩解。”

相比于以往的城市,当今城市由于超级的复杂性而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难以预测。在一种越来越不能确定未来的情景下,本书的书名似乎就成为了一个亟待回应的问题:

明日的城市将会怎样? 人类社会的未来将会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其实在 19 世纪当梦魇之城降临时就已经被提出,在 20 世纪的旁道之城、田园之城、公路之城、塔楼之城也已经不断进行着表达。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历史主线基于对于未来的愿景:疏解内城人口、满足住房需求、连通城市交通、建构田园城市、拓展区域空间,以及城市美化运动,这些内容基本上占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要历史。

然而彼得·霍尔对于这些愿景所构造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始终存有疑虑。他在书中评论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图景:“柯布西耶的塔楼之城完全是用于满足中产阶级居民的,他想象他们在‘现代城市’中过着优雅而有情趣的都市生活。‘现代城市’甚至可以用于格拉斯哥的坚定而传统的分租户,对于他们来说,从某个高堡后面的贫民窟搬迁到第二十层楼上,就像是升入了天堂。”

但是即便在战后的繁荣时期,“出生于佐治亚州棚户区的、依靠福利生活、带着

一群难以驾驭的孩子、被抛入到圣路易斯或底特律的母亲们”，仍然意味着 19 世纪的城市梦魇并未离去。有问题的并不是这些超凡脱俗的设计方案，而是在于那些设计者的思维方式，在于他们无意之中强加在别人身上的那份傲慢。

在“自建之城”中，彼得·霍尔提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另一幅图景，也就是进行反叛的“自治社区”、弱势阶层以及公共参与，这是关于另一种世界、另一种规划的描述。在这一场景中，帕特里克·格迪斯前往了印度，在德里、马德拉斯、拉合尔、印多尔与陈腐僵化的官僚体制斗争，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改善城市的卫生环境；约翰·特纳前往了秘鲁，为非正规的贫民居民区建造经济合理的住房，罗德·哈克尼在曼彻斯特，运用自己所学到的技能为违规搭建者设计住房。

最终，在自建之城中的规划人员，开始背离那种建立在抽象思维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程序，回复到一种从成功先例的经验中寻求工作方式的经验模式。无论孰是孰非，按照格迪斯的说法，“如果不能为人民创造奇迹，城市规划师就将失败。规划师必须能够向人民展示证据与设想，去降低疟疾、鼠疫、肠病、儿童死亡率，并创造真正美好的变革景象。”

这样的一种解读与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形成了反差，因为所谓的“规划”，就是需要从混沌的现实中梳理出一种可以在理性中得到理解的原则，并将之付诸实践。而 20 世纪的大多数城市规划所力图实现的，就是去解释现实世界是怎么样的，以及是它应当成为怎样的。而相应的规划理论随后为自己设立了将不合理性进行合理化的任务，通过重新采用一系列抽象、独立、先验的概念来与世界发生关系，并努力在社会与历史的现实中付诸实现。

在“理论之城”中，彼得·霍尔大段引用了桑德科克观点：“事实上，所有以往的规划史说的都是一种‘官方故事’，现代主义城市规划项目的故事，将规划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理性之音播放出来，认为规划就是通过科学理性来传达启蒙使命的物质性载体；规划本身才是真正的英雄，既与左派又与右派的敌人作斗争，还需要搏杀贪婪和无理之魔，即使不能成功，但至少也需要成仁，它总是站在天使这一方的。”

但是正是在这些“官方故事”中，主要的概念于不知不觉中遭到了偷换，所叙述的往往只是经过美化修饰后的白人中产阶级的想法和行动，只有“专业人员”才被认为是这一舞台上的演员，社会中真实存在、同时也是城市规划需要真正关注的弱势群体、有色人种则被排斥在外。

这就是由政府、为政府制定规划的故事，在整体综合的规划名义之下，所做的事情朝向更高、更抽象的战略层面，而在具体层面上现实结果却遭到了忽略。在这样一种官僚体制的实践中，城市规划已经降格成为一种消极的规则机器，用来扼杀所有的原创性和创造性。

如果概括一下，彼得·霍尔在本书中呈现出两种类型的现代城市规划：一方面是在正统领域中的理性世界，而另一方面则是复杂实践中的感性世界。一个寻求秩序和理性的典范，而另一个则充满了混沌与矛盾，它们或许是桑德科克所谓的一种

“进行反叛的规划历史”，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不匹配。

在本书中，彼得·霍尔似乎还隐含了第三种模式，那就是来自美国的案例。尽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来自美国案例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在其中似乎并没有涉及所谓严格意义上的城市规划。这意味着与几乎所有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国家不同，美国的城市能够将社会病理学的问题从所有相关设计方案的讨论中分离出来，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就业、教育、住房政策来应对有关贫民区的问题，而这与城市规划几乎没有直接关系。

于是这也相应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明日的城市规划将会是什么？

这一问题必定无从回答，因为城市规划与设计并不是用于提供一种关于未来的预言。任何一种城市规划的思考必然不能脱开具体的历史背景，城市规划的历史也不能与历史中的城市问题分离开来。当19世纪的城市处于有限、简单的状态时，城市规划师自然会立足于自己的技能，而不用虑及社会政治的外界因素。但是一旦20世纪经过极大扩张后的城市所呈现的复杂性超出任何一种可以进行操作的计算公式时，社会构想已然难以成形。

如此而言，这一问题则是本书想要试图辩驳的，也就是明日的城市规划，必然来自那些已有思想所构成的历史坐标系。而本书的历史研究，则试图建构这一坐标体系，为每一个试图进行的城市规划，提供一种方向性的引导。

彼得·霍尔认为，城市规划的终极目标是美好社会的愿景，而不是与社会变革几乎没有交织的“官僚常规”或者“技术演练”。这一愿景与某种严密性(cohérence)或者连续性(cohesion)的抽象思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需要通过反复的摸索，在整体层面上而不是在局部领域中达成相对合理。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本书大量的字里行间，彼得·霍尔还试图透露出另外一种历史性的反讽：对于明日之城的愿景，无论是回到无政府主义、自发小尺度、自下而上规划传统的左翼思想，还是提倡一种企业式发展的右翼思想，这二者在表面激烈斗争的背后，似乎极有可能相互勾结于暗地中。

于此，可能有必要再次提示一下，本书是一部关于思想的历史，是一部关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如何应对错综繁杂、层出不穷的城市问题进行思考的历程描述，而不是一种方法论的提炼或总结。作为一部关于复杂性的历史，应该拥有其自身的阅读方式。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彼得·霍尔从本书第一版就开始提出的警言：

“书本如同其他有害事物，也应当出示警示标记，在这里就应当注意：不要试图将本书作为城市规划史的教科书，它可能对你有害，尤其是准备用于学生的考试时。”

(说明：本书脚注部分以纯数字编号的是作者自注，以黑色图标编号的是译者注。)

第四版前言

又一个十年,又一次科技飞跃。此次新版大部分完成于我伦敦家中的书房里,在宽带的帮助下,我可以连接到伦敦大学的图书馆,并由此获得各个学校的丰富资源。所以,这项工作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完成。由此可见,学识正不断地从地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也不尽如此,此项工作仍有赖于两位助手(卡洛斯·加尔维斯(Carlos Galvis)和丽荣·舒尔(Liron Schur))的辛勤付出。他们为本书进行校正,查询、定位、下载新文献,并熟练地将 Adobe 文件转化为微软的 Word 文件,为接下来的各项学术分析打下了基础。在此我要着重感谢他们,还要感谢其他以各种方式为本书鼎力相助的同事们。

同时也要感谢卡洛琳·亨斯曼(Caroline Hensman),在布莱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合并成为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Wiley Blackwell)的过程中遗失了大量的原版图片,感谢她对这些图片重新展开的海量研究与工作;感谢从零开始、娴熟地编辑了所有新旧文字材料的吉尔斯·弗里特尼(Giles Flitney);感谢来自威利出版社的本·撒切尔(Ben Thatche),他监督了整个复杂、漫长的出版过程。

最后感谢玛格达(Magda),尽管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我因学务缠身而对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有些心不在焉,她却依旧包容了我海量(目前仍然源源不断)的缺点。

彼得·霍尔

伦敦,2013年12月